

毕淑敏
华丽转身
，
水晶般文字，

雕刻那时代凄美绝伦
浪漫悲歌。

鲜花手术

毕淑敏◎著



鲜花手术

毕淑敏◎著

明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鲜花手术 / 毕淑敏著. — 济南: 明天出版社, 2007.9
ISBN 978-7-5332-5485-8

I. 鲜… II. 毕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31485号

责任编辑 张 玲
特约编辑 瞿洪斌
刘 莉
封面摄影 鹿 童
内版设计 白咏明
封面设计 余一梅

书 名 鲜花手术
著 者 毕淑敏
出版发行 明天出版社
地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
网 址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
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电 话 0531-82098710
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07年9月第1版
印 次 2007年9月第1次印刷
规 格 890mm × 1240mm
开 本 32 开
印 张 6.75
I S B N 978-7-5332-5485-8
定 价 19.90元

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序

安宁是一种成长的能量。

悲怆是一种结束的能量。

那么，爱情呢？

爱情是需要思忖的。它可以温暖也可以寒冽，全看天气的变化和你手心的温度啦。

请假想一滴炙热的水，经过层峦叠嶂的岩石过滤，坠落了三十年，那么，它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固体的部分已经悄然堕积，凝结成了洁白而坚硬的钟乳，正在飘落过程中的那半滴液体，澄清得如同天使的胶水。

《鲜花手术》写的是很多年以前的爱情。高亢的热度已然趋向常温，缤纷的色彩像标本，虽然艳丽却不再拥有充沛的水汽。没有了耿耿于怀的怨怼，没有了曾经咬牙切齿的绞杀，有的只是描述和再现，悲悯和感伤。我愿用最轻柔的声音在你耳边讲述这个过去的故事，只为留下岁月的印痕。

人凡年轻的时候，荷尔蒙都是汹涌澎湃的，从远古到现在，概莫如此。这是生命得以延续的物质保证，它神奇而难以

克制。然而，在这一切之上之外，还有时代。万物的发生自有其道理，人是不可能脱离时代而独立穴居的，于是便有了连接和规则。在这些锋芒的挤压之下，依然顽强地滋生着爱情和结晶，没有对错，只有命运。

多年前的一夜，在异国皎洁的月光下，我同我的女译员讲了这个故事，她年轻的脸，比月华还要滑润。她说，你一定要写出来，让更多的人知道。我说，和我一样年纪的人会懂得这些，但年轻的人，能明白吗？已是很久远的事情了。她反问，还能有什么，比爱情——更久远？

从那以后，又过了许多年。对于年轻人是不是爱看，我是更没有把握，却也不在乎了。终于，决定把它写出来，因为曾

经的激情和眷念。

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，最主要的部分来自我的医学生涯。我尊崇白色，白色是有灵魂的颜色，白色在不同的季节里，有不同的味道。冬的白是峻厉的，透着拒人千里的骄傲；秋的白是丰腴的，有成熟的慵懒和饱满；夏的白有点不坚定，它的不纯粹，是因为被太多其他颜色的诱惑晕染了；春的白是清净和单薄的，澄澈的荧光还没有完全秀出来，带着未曾褪尽的稚嫩的象牙色……医术，是白色的大本营。这本书叫做《鲜花手术》，其实，鲜花只是香氛和背景，白色才是真谛。我这双手，做过很多次手术，我珍惜那些白色手术单下卧着的女子，爱她们滴血丛生的躯体，爱她们百孔千疮的灵魂。

无论有多少鲜血和磨难，有多少冷霜和朔风，爱总会开放，万种风情。爱是一种拔地而起垂直向前的力量，永在尘埃之上。不仅仅是双性之爱，还有母子之爱、父子之爱，还有战友之爱、同侪之爱，当然，还有故国之爱，都是无敌的。

期待这小说变成一枚小小的琥珀，藏着曾经青翠欲滴的枝蔓。人生终究是值得珍重的，凋敝的只是岁月。

毕淑敏

2007年8月1日 雷雨中

那是一个罪恶的夜。

那一夜，

对一个人来说太长，

对两个人来说太短，

对三个人来说就是煎熬，

对四个人来说，就是千刀万剐……

出国，从半夜飞往半夜。

时差。本该红日当头，却是碎星如银。柳子函举目四望，寥落机场，哪一个是在前来接应的人？

受国际慈善机构邀请，柳子函到Y国进行为期七周的考察访问。航班延误，接站的人一窝蜂地围住了同机来的几个半大孩子，嘘寒问暖，想来是小留学生的亲戚。

惴惴中，一个身材高大西服笔挺的中年白人男子，微笑着朝柳子函走来。柳子函断定这就是接头人，迫不及待地打招呼——“嘿！”和组织接上头的喜悦，让她声色高亢手舞足蹈，像春节晚上学外语的赵丽蓉。

不料该男子置若罔闻，径直掠过柳子函，满面春风地走向

柳子函身后一位美丽的年轻女子。柳子函心想Y国男人真势利眼，只认美色。于是偃旗息鼓，决定以静制动，待那男子碰了壁之后再回头是岸，到自己面前寒暄。并提示自己届时一定要矜持大度，显我大国风范。

关于这个接头人，柳子函在电子邮件中，已与对方机构交涉过多次。此人不但要负责接机，还须是全程的翻译和陪同。整个访问期间，会像皮肤一样和柳子函形影不离。

对方邮件问询：“柳女士，您掌握Y国语言，怎样的程度？听读写如何？”

柳子函答：“很抱歉，一窍不通。”

对方继续探讨：“您是否可以生活自理？比如到餐馆独自用餐，乘坐地铁准时到达目的地。”

柳子函佩服对方的严谨，比如“准时到达”。语言不通的人，在异国他乡只能装聋作哑。好在有钱，饭还是可以吃饱的。说到乘坐地铁，基本上也可到达某地。反正一头扎进地下，就算坐错了车，也没人另外加收钱，豁出时间，慢慢摸索总找得到地方，不过要强调“准时”，就暧昧了。柳子函只得老老实实敲出一行字：“生活不能自理。”答复之

后，恼火万分，觉得自己被他们咒得风烛残年气息奄奄。其实，她五十多岁，在慈善机构负责人位置上，炉火正熊。

对方说：“柳女士，对于您的需求，我们已有充分了解。待商议之后，再同您进一步联系。”

几天后，对方来了正式答复：“为了能够使您更好地了解Y国的慈善事业状况，提高工作效率，并达到旅途平安顺利，我们特别为您配备陪同人员。他将负责您的所有事务安排，并全程翻译。对此人员，您有何具体要求，请告知，我们将尽量满足您的愿望。”

柳子函仔细推敲了整个信件，说明对方对她的访问考察十分重视，这让柳子函很受用。说到对陪同的具体要求，柳子函觉得还是不要给东道主添麻烦，不宜提出更多条件，客随主便好了。

柳子函把这个想法和丈夫说了。在国家机关当司长的饶西定思忖片刻回答：“此议不妥。”

柳子函不解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饶西定说：“你出去，代表的是伟大祖国。人家让你提要求，你不提，就是放弃了权利，让人小看。这就像重要客

人要走贵宾通道，须住五星级宾馆。夜宿鸡毛小店，就坏了规格。”

柳子函嘟囔道：“没那么严重吧？我们是民间机构。”

饶西定说：“你到了Y国，也不能天天在自己脑门上贴着‘我是小小老百姓’的条子。为了国际形象，人家让你提出要求，你就尽管大胆提，代表咱的眼光和风度，千万不要设身处地为资本主义俭省。他们若做不到，还得向你道歉，你就占了主动和上风。这样一举两得的事，何乐而不为？”

柳子函心中佩服，嘴上却说：“我是不耻下问，就依你一回。”

饶西定补充道：“夫人，不是一回，是两回。关于具体的人选，我有以下三点建议，供你参考。”

柳子函叹服：“来得可真快。我还没开始想呢，你就出来了三点。”

饶西定说：“我们考虑的都是全局，你这点小事算什么？牛刀杀鸡。”

柳子函说：“下巴，第一滴雨。”

饶西定看看表，接他上班的小车就要到了，他一边系着红

色条纹的领带，一边说：“考虑到陪同在七七四十九天的时间里，要与你朝夕相处，这第一条就是——要男不要女。”

柳子函惊讶：“这可和我的初衷背道而驰，我正打算要女不要男。你想啊，连头带尾一个半月还多，如影随形耳鬓厮磨的，如果是个男的，多么不方便！你倒放心，真要相濡以沫发展出了感情，没准我就不回国了，成了外籍华人也说不准。”

饶西定踱到落地穿衣镜前上下打量着说：“我相信你的为人，才这样出谋划策，也是内举不避亲的意思。你问我陪同什么样的人好，当然是男的好。正因为是男的，你们的接触才会保持相应的距离，你才能为自己争取到更大的空间和弹性。设想一下，如果是个女陪同，处得好了，很快就无话不说彼此不分，言多有失，就容易混淆了界限惹出麻烦。如果处得不好，矛盾百出影响工作。所以，性别一定要岔开。”

柳子函未置可否，说：“接着下雨吧。”

饶西定把系了一半的领带扯下来，说：“这根颜色不够协调，要换一根蓝色斑点的……”柳子函忙在衣帽间里帮他找到一根新领带，急不可耐地说：“下吧下吧，乌云。”

饶西定说：“要白人。”

柳子函万般不解道：“这和人种有什么关系？你不会有种族歧视倾向吧？”

饶西定说：“Y国移民很多，有非洲裔亚洲裔南美裔黑种人红种人黄种人……对Y国历史环境等等的了解，可能不如当地的白人多，白人就是土著的意思。当然这个理由不见得能登大雅之堂，但我觉得不妨一提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”

柳子函说：“那就不如干脆说希望这个陪同是原住民。”

饶西定说：“具体的措辞你再斟酌，反正目的达到了就行。”他最后调整了一下领带的松紧度，准备上班去了。

柳子函说：“慢着，天还没晴呢。最后一滴。”

饶西定边走边说：“博士。个头儿要一米八〇以上。按照他们的度量衡标准，就是六英尺。”

柳子函说：“博士这一点，倒是和我想到一块儿了。不过这后一条，不敢苟同。我是去考察，也不是打NBA，和身高有什么关系？”

饶西定说：“其实博士倒是可以商量的，如果其他条件都符合，硕士也凑合了。但身高这一点，一定要坚持。”

柳子函疑惑：“又不投篮，把身高卡得那么死干什么？我看这一条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”

饶西定已经走到门口了，回头说：“我这可是设身处地为你着想。想想看，七周，什么概念？将近五十天！虽说Y国条件不错，那也是舟车劳顿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颠沛流离。你毕竟老胳膊老腿的，不是当年那样身手敏捷了。行李提上提下，要是没个大块儿头的绅士帮忙拎包，恐怕会有闪失。人家既然说了将全程陪同，咱当然要挑个身大力不亏的同伴，也好有个靠山嘛！好了，夫人，这一次，你远涉重洋，我不能鞍前马后地为你操持，就指望资本主义发给你的这个陪同，助你一臂之力，保你一路顺风了……”

接司长上班的汽车到了，司机发出很有分寸的喇叭低鸣。饶西定把领带的温莎结压出一个看似随意的小坑，显得既庄重又不呆板，匆匆下楼，留下柳子函发呆。她心想这些年来天天张罗着给贫困灾区发旧衣服建希望小学，已经忘了怎么和资产阶级打交道。她把饶西定的话回味再三，化成对陪同的具体要求，字斟句酌地发给了Y国慈善组织。

柳子函有几分忐忑地等待着回音，觉得自己像个刁钻的

老姑婆挑三拣四。不想那边答复得很痛快，说他们已充分明了了柳子函的倾向性，一定会遴选出符合要求的陪同，准时到机场接站，请柳子函放心并预祝一路平安。

柳子函饶有兴致地等待着俊朗文雅的高大白人男子幡然悔悟，离开风姿绰约的年轻女郎，回到徐娘半老的真正客人身边。到那时候，她要莞尔一笑。

接下来柳子函看到的情景是：俊俏的东方女郎和白人男子热烈拥抱，贴面，深吻……直到这时她还顽固地相信这是一个误会，觉得马上就要云开雾散，双方尴尬无比。甚至觉得年轻女子李代桃僵也不错，要不然那男子铁青的下巴虽然很干净，胡噜到自己脖子上，也不是舒服事。直到两个人手拉手离开了机场，柳子函还十分恍惚地看着他们，觉得男子终将折返归来。

“请问，您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柳女士吗？”

柳子函愕然地抽回眺望的目光，只见一个身材中等黄面孔的东方女孩站在面前，普通话略带粤语味。